

灯下漫笔

蒋长云

最低的那级阶梯

午饭后散步,到申大烟酒店里发会儿呆。见一个满头白发的瘦弱老人躬着背走进来,在烟柜前来回地扫寻,寻了很大一会儿,一言不发,又转身飞快地离开了。

我问申老板:“你咋不招呼客人呢?那老人家在寻啥?也不见他问。”

“不用招呼,天天来,很熟悉的陌生人。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烟店,他每天都会去寻一遍。他要寻低价烟,10块钱以下的,越便宜越好。但现在我店里没有,你看他很失望的样子,估计一路寻过来,都没有。也挺可怜的,这么大年纪了,戒又戒不掉。”

“你不能多进一点低价的烟来么,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要坚持的。”我打趣道。

“我倒是想进,但你不知道现在低价烟有多紧俏,很难进到了!经济好,有钱人多,烟价一路向上,再贵也有人要。什么牌子的烟都升级换代,出精品烟了。我猜烟厂已不情愿生产低价烟了,一样的设备、一样的工人,电费、工资一样付,生产几块钱一包低价烟,不是傻么!烟又不是口粮,还不到政府限价的地步,所以低价烟确定越来越难弄,将来可能还要少。”申老板同情而又无奈地说,“你今天只看到了一个人,其实有很多人这样低头进来,低头出去,有时看到店里有人,还不好意思进来!”

下班回家,在路边菜摊上买菜,卖菜的老奶奶在寒风中迟缓地择菜、称菜、装菜……磨磨蹭蹭好一会儿,我拿出手机等扫码。老奶奶恳切地说:“小伙子,阿可以付现金啊?”

“哟,不好意思,我真没带现金,好久不带钱包了。”

老奶奶一脸无奈、极不情愿地拿出一张脏兮兮的印有二维码的纸。

“这不是有么!老人家,扫了码,钱到你码上,你一样可以扫着用,很方便的!”我认真地跟她普及相关知识,又给她看付款成功的屏显。

“小伙子,手机我没有的,这张纸是我儿媳给我的,这钱你其实是付给了她,回去她要是不给我,我也不好意思问她要啊!”

我顿时语塞,无言以对。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最原始的交易方式,延续了几千年,到了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变成了一手交货一手扫码。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并享受着变革带来的便利,而我眼前的这位老奶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互联网门槛的外面,而且显然已很难回到原来的世界去。

回家路上,我总想着这个事,觉得有关部门应该考虑设计并推广扫码变现服务才好。

晚上,灯下翻杂志,偶见一社科类的调研报告,比较上海和深圳的创新力。说上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逊色于深圳,但是创新方面似乎没有深圳那么有锐气。分析比较了诸多的因素,最后发现一个比较重要的、但又似乎与创新不直接相关的差异——深圳有“城中村”而上海没有。

城中村,鱼龙混杂,棚户遍地,治安不好,居住也不好,历来是各个城市市政改造的首要目标。而作为北上广深之一的深圳,发展到了今天,如何还容许城中村触目惊心的存在,城中村又何以成为创新锐气的一个因素?

社会学家解释道,城市居住成本历来是高的,所谓居大不易。经济越好,城市的吸引力越大,居住的成本就越高。年轻人刚踏上社会,如果没有父母的资助,要在北上广深这样高房价的大城市生活下来,压力山大。有数据证明,许多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第一份工作在大城市,不到两三年,许多选择了逃离北上广。留下来的,多数是父母给他们置办好了房产。而这些孩子,衣食无虞,养尊处优,享受着大都市的繁华,生活无压力,工作自然就少了动力。青年人都没动力,一个城市的锐气就收敛了许多。

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可能更懂年轻人,有意将城中村像湿地一样保留下来,让怀揣梦想的雏鹰有个落脚起飞的地方。这里生活成本低,容许你草草安顿,容许你慢慢成长,栖身低矮棚户的青年,遥望着高楼大厦,无穷的憧憬和向往升华为积极向上的能量。终于有一天,雏鹰变成了雄鹰飞向了更高远的天地,空出来的城中村继续接纳着新一批雏鹰。如此循环往复,城中村像是成功者的培育基地,也成了城市不断向上向前的引擎。

社会就是个阶梯,各个层级各得其所,也激发不断向上的正能量。最低的那级阶梯得确保让人够得着,好让边缘人不止于出局,好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开花的地方。

散文欣赏

耿艳菊

暗香浮动春消息

阳光蹦蹦跳跳,春天说,来来,靠近我温暖你。清晨街头,车如流水马如龙。人行道上,远远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背着五彩缤纷的双肩包旖旎而行,一道亮丽的风景。恰似辛弃疾的一句词: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春消息。

不要以为五彩缤纷是俗气的,从黑灰色调为主的漫漫冬日走过来,腻透了,缺的就是这一把绚丽明媚的俗,这一抹张扬大胆的春意。不远的日子,就是大好河山,迎春朵朵开,桃花朵朵开,只要有泥土的地方,就会感受到萌动和勃发,那是大自然赋予的独特的生命暗香。

一位南边的编辑在qq签名里写到:早晨骑车行经在林立的高楼间,下过雨的空气湿蒙蒙的,想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虫在萌,草在长,万物在生发,人类用钢铁和水泥一层层将自己包裹起来,似乎是可见的安全,但世界的生机和活力却多由我们看不见的事物创造的。

闲翻空间动态时看到,停住,一个字一个字,细细读。写得真是好,让我想到一句话: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现实总是这样的,平常的日子里时不时会有一些触动和感悟,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没有记录的习

惯,也就荒废了文字能力。读书或浏览网络时看到心仪的句子,就会忍不住在心里暗暗称赞,甚至拍案叫绝,这便是共鸣。像这位编辑写下的“虫在萌,草在长,万物在生发”,那是属于春回大地的暗香浮动。而我们所共鸣的那些思想是一缕缕迷人的芳香在灵魂里跳跃欢腾,多么美!

看看日子,那天是惊蛰。惊蛰是反映自然物候现象的一个节气,意思是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惊蛰有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黄鹂鸣;三候鹰化为鸠。此时,雨水渐多,人间进入春耕。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万物生发,暗香浮动,自然就是这么神奇!

而人间也非常有意思,单说女孩子最喜欢的事,逛街买新衣,或者逛淘宝,热闹和欢喜是一样的,棉衣还在身上,心就飞向了春天,暗香浮动着,都是春日的好。每天看天气,温度一上升,就谋划着去心仪的地方看新衣。春和景明,没有几件好看的衣,又如何配得上这光阴如梦,年华似水?

谁知,卖衣者比买衣者更心急。刚想着要买春衣,夏装就开始盛大登场了。

可见,人心是急的。春光短暂吗?一点不,它有它的节奏,缓缓的,柔柔的。不经意的,春意早已盎然人间。

读到这样的诗句:你开不开花,我不计较。打马从门前走过的人,我已把他的无语视作深情的歌谣。生命有各自的无奈,你耐心地活着,就好。

这个世界到处暗香浮动,春天来了,花迟早会开的,别去计较太多。一计较,就落入了世俗的圈套。像春天一样淡定,生命无奈,却暗藏芳香。



走近记忆

乐在元宵

元宵节一过,民间的春节假期基本过完了。正月十五闹元宵,一个“闹”字,点出了元宵节的精髓。元宵佳节自古以来是热闹的,而它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印象也正是如此。

小时,在沙地的乡下,元宵有三乐:吃汤圆,拉兔子灯,烧荒照田财。

汤圆粉在腊月蒸糕时就已留好了,并不去施老二磨坊兑换。不是怕老牛拉磨时把牛屎溅在粉上,也不是惧老牛偷吃米粉时把嘴里的白沫留在磨槽里,而是真心舍不得银玉米和红高粱的皮渣;鸡吃了生蛋,猪吃了长肉,皮渣是乡下的宝贝,而磨坊是不会筛给你的,这是他的收入。所以在早先,蒸糕做汤圆的米粉,都是乡人用小石磨自己磨出来的。

石磨支在小屋里,三个人出一身臭汗,头发衣服上飞满白粉,演白毛女是不用化妆的。石磨嗡嗡地转了大半夜,银玉米粉,红高粱粉,珍稀的米粉;渣是渣,粉是粉,雪白粉嫩,银亮莹白,红糯又香润。心里那个甜滋滋的乐啊,甭提有多美了。

腊月的冬天厚重得像灌了铅,难得的大太阳,立即将元宵的粉拿出去晾晒保存,绝不能让它酸了。

最好就是糖心汤圆了。赤豆,糖精,如果有红糖,一提起就哈喇子涎八尺长。桂花盛开的秋天,细心地摘下晒干;还有桔子皮,必须切得细细的,洒在馅里,别说吃,看一眼就能笑上3天。

陶土粗碗一次盛4只,加一些汤水就更加滑润。红的,银白的,莹白的,香甜飘满了一屋子。莹白的最好,是米的,可惜太少了。我眼睛尖,一碗总能舀到一个。那种米香和蜜甜,还没品尝就已经吞下去了。

山芋干的粉,元宵是不拿出来的。红萝卜做馅,塞满一肚皮,不会配豆沙的。歪扫帚配簸箕,焦黑得像牛屎。但味道极美,是平常节日的佳肴。迎新年的第一次月圆,它是不够红火的。沙地人说:“蕃芋干圆子着地滚”,赞它是乡下美食中的下里巴人,但它群众基础好,端了一碗到处去做人,很有人缘的。

只有银红的汤圆,才能名正言顺地把元宵的满月请到家里来做客。

乡下人希望年年有余,元宵余下的汤圆当晚晾在竹筛子里要放几天,让它细水长流,我们也可以牵肠挂肚了。

两碗汤圆滑下去,其实仍然想吃,也就只能憋着了。其时,抬头见月兔,月兔又早东升,那个悬天的冰轮子,早把孩子的玩魂勾到天上了。

兔子灯有篾丝的,有芦杆的。元宵前,集市上就花花绿绿地挑出来卖了。长耳朵,圆眼睛,喜鹊的尾巴摇啊摇。两只老桑枝剖成的轮子,饱满的兔肚里是放红蜡烛的,燃着了,可拉可提,比冰轮上的月兔可爱多了。

也有蝴蝶灯,八角灯,小方灯,飞机灯,一般总是自己扎。用报纸糊了,平时攒下的花纸剪成眼睛鼻子;香烟壳子,糖纸头,用浆糊粘上去,花里胡哨,笨拙憨厚,也是各有特色的。

兔子灯是要在同伴中比美的,得了赞扬心里就受用;比不过就撅着嘴,但也总是敝帚自珍,能提着亮着也就脸上有光。二分钱一支的红蜡烛,年景好时可买两三支,一个晚上拉着提着,足够可以红亮快乐一阵子了。

慢慢地也觉得提兔子灯是女孩子的玩法。年岁渐长时,已比桌子长得还高了,再和扎长辫子的小花袄混在一堆,大人会说你娘娘腔的,就像现在的网红妈宝。

当然,没有钱买鞭炮,最壮观的就是去烧荒照田财了。

少有炫目的焰火,少见冲天的爆竹。村里徐老师家放鞭炮,总是希望其放瞎鞭,这样可捡到更多的鞭炮,抢到了,有引条的凑在兔子灯的蜡烛上点燃,朝人群中扔,唬得一惊一乍的,惹一通笑骂,自然莫大欢喜。没引条的掰开来,凑在烛上,“滋”地飞出一团烟火,像斑蝥在喷雾,我们戏称为放擦屁虫,也是十分快乐的玩法。

并不是每年都有这么好的运气的,徐老师不放鞭炮了,我们只有去照田财。只有烧荒才长长久久,源远流长的。

老人说:元宵夜要跨7座桥,走7里路,燃7堆火,一年可风调雨顺,身轻体健。

燃火是极不容易的。冬日的原野上,柴草和芦苇早已收割干净了。我们沿着河边和小路到处捡芦叶子,找棉花铃的壳,掰扯枯掉的树枝;也窜到人家柴堆上抱起一把偷偷地乐。偶然兴趣了,也会把听蟹的芦棚子,守田头的环洞舍拆了。那天的大人并不骂,看见了也是笑嘻嘻的,最多是喊一声:“小兔崽子,野到爷爷的头上来啦!”只要你把他柴堆和茅厕点着就不会动真格的。

火在河边燃起来了,这儿一簇,那儿一簇,照亮了春天的天空和大地。枯树枝点着时,我们像火把一样擎在手里,沿着河沿和田边飞跑,啊啊狂叫,哈哈大笑。月亮在笑,星星在笑,大人远远看着我们也在笑。狗在竹园里朝我们低吠,野猫子在田间追逐,老榆树上的喜鹊快乐地歌唱,油菜全都拔高一节,菜苔霎间就绽出金色的黄花。

铁与火,自古就受男孩的崇拜,元宵夜也就铁马金戈了。大人们喊道:“小崽子们,我家前面的那块田还没照到呢!”我们自然也就奋勇地举着火把向前,把角角落落都跑遍。

“照田财”的习俗,使沙地的庄稼年年五谷丰登,浩然之气也就油然而生;只是八个汤圆早已消化殆尽了,不得已溜进屋里,抓住筛子里的两个,嘴里塞一个,手里拿一个,箭一般地又窜到火光中去了。

母亲在笑着骂:“吃勿煞!”……也就不管她了。一年才这么一回,又有这么好的月亮照着。

天上,一轮满月挽着春天的手徐行在碧蓝的天幕上。地上,火红的篝火与火把一直燃烧到深夜。

田耀东

那年“照田财”

孩提时代的元宵节,我除了放鞭炮,看花灯外,还与姐姐一起举着火把“照田财”,癫狂之乐至今历历在目。

记得正月十五那天,我一吃好早饭,就跟着姐姐开始为晚上“照田财”做准备。先找来一捆江草、芦苇,作为火把材料。爸爸帮助搓绳子,我与姐姐就用菜刀慢慢地将每根2米长左右的芦苇用菜刀截成2段,然后将七八根芦苇根头对齐,用草绳上、中、下捆扎上3箍,即为1个火把,前后忙了1个小时,共扎成6个小捆,再给每个火把浇上煤油,最后放入小屋,等待晚上之用。

我妈妈忙着做圆子、“卷团”,其中“卷团”是用来“照田财”祭“土地公公”的供品。她在前天晚上,先将糯米淘净,浸泡上几小时,然后沥出晾干,再到加工场磨粉。回家后用开水搅拌搓揉打团,再做成五六公分大小,形似哑铃的点心,煮熟后放入筛子在屋外晾干。俗话说,“卷团”两头大。祈祷今年风调雨顺,庄稼有个好收成。下午,我们又遴选10多根粗壮挺直的芦苇,剥去芦壳,在它的一头插上即将吹干了的“卷团”。

傍晚时分,姐弟俩先将一头有“卷团”的10多根芦苇,扛着一起分插到自己家前屋后的田块来祭神。当一切准备就绪,就盼月夜快来来临——去“照田财”。

夕阳西坠,月兔东升。元宵节晚上的夜空美丽极了,皓月当空,星光灿烂;春风浩荡,美食飘香;鞭炮声四起,烟花燃放,孩子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此时,我常常端着一碗馄饨站在门口,三扒二噉地吃上几只,就丢下饭碗去看烟火,然后才打着火把跟姐姐去“照田财”。

来到田间,拿出火柴,点亮后举着火把,绕着田块小跑步,口中还念念有词:“田财田财,大家发财,风调雨顺,虫口别来。”姐弟俩沿着田间排水沟来回奔跑,常常开心得忘乎所以,我曾几次踩空弄得个狗啃泥,还笑出了眼泪。

夜幕降临,月明星稀,夜色更浓。广阔的田野,到处人影晃动,火光摇曳,烟雾弥漫,好似一幅美丽动人的剪影;人们的嘻笑声,芦苇燃烧时的“辟里啪啦”声情景交融,又似一曲祈求神灵保佑,大地丰收的农家歌谣!

“照田财”,虽说是半个世纪前流行在崇、启、海地区的一种春节习俗,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一去不返。但忆往昔岁月,家乡充满民俗风情的春节习俗,多姿多彩的童年趣事,她依旧多么的令人留恋与难忘!

沈晖



星期诗汇



牵马女子站在草坡上
用目光挽留散入风中的过往
身后安静的白云以横卧的姿势
讲述太阳的光芒、月亮的暗香
以及青草之上那一带沉默的远山
和远山之上苍鹰那一声
深邃辽远的鹰哨的回响

躁动的青春尚未来得及安放
便在寂寞与徘徊中落英缤纷
不泯的心事如同草原上的小鸟
在带露的草尖和乍开的花朵上飞翔
所有情窦初开的夜晚
所有投向远方的目光
都在无尽的等待中
褪去了颜色和光亮

满眼期待的女子
那个深情凝望远方的女子
故事还没有开始便已结束
如同青草复又长到青草丛中
风一吹,辽阔大地上
到处青草茫茫

远方何方

黄映波/摄

李新勇/诗

他的钢铁兄弟

灯火通明的海面上
繁忙的施工现场
百余米的钢管桩在锤声中锻炼着筋骨

他打开手簿
用精密的全站仪测量并记录它的心跳
定位,调直,平衡,稳定
过程周而复始

面对质量铁律
他和它始终配合默契
它质地坚硬却内心柔软
他表面坚强却无比坚强
它的爱细小如发
他的爱美妙如画

在无数次肌肤相亲之后
他们成了铁杆兄弟
精益求精是他们共同的承诺
保证每一根桩精准无误是他们的誓言

明月清风万里
风机的“树林”向着远方伸展
黑暗的夜幕下隐蔽
但夜色无法掩饰他炽热的爱

他挥动着它
每一次都凝聚千钧之力
让钢管桩从锻打到新生
在黎明和霞色中托起风机
青春且洋溢的朝气
铿锵而圆满的呼吸
时旭

霜花

把清晨的光折叠 折叠
照向那银白的霜
似有一段蜿蜒的梦
在明与昧间彷徨

层层叠叠的画纸
羞羞答答的红妆
时光蒸发的烈酒
北国相思的汪洋

朝霞恨晚 月落低唱
别问我我要去哪里
也别问我路有多长
梅蕊轻摇
假说读尽了沧桑
或许明天就有琼花
开在枝头 开在我心上

龚凯健